



日本與日本人

小泉八雲 著
胡山源 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库存书

小泉八雲著
胡山源譯

日本與日本人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譯者自序

小泉八雲的作品，我國已經有許多人繙譯過。可是所繙譯的，大概只是他的文藝評論，至於他另外的作品，似乎還沒有人注意到，這本日本與日本人，很可以使我們從另外方面認識小泉之爲人。

不過我所以繙譯這本書的，除了上述的一點以外，卻還有幾個原故：

第一：逼近我們的強鄰，不外乎日俄二國。日本對我們怎樣的，不用多說，誰都知道，比了俄國只是有不及。我們起先是一些也不知道他們日本人的詳情，現在雖然有些人已經注意及之了，卻又只留心着他們的外表，仍舊是一個缺憾。本書是從心理上，哲學上，來解剖他們整個的內心生活的，我們要研究他們的全部生活，就可以藉此得到了一個強有力的參考。

第二：小泉在這些文字上，對他們日本人不免有些過諛的地方，似乎使我們看了有些

受不下。然而這也未始不可以給我們一個激刺：爲什麼歐洲人的眼光，只讚美他們而不讚美我們呢？

第三：其實本書內容，也不單是說的日本，遠東全部都是有關係的。小泉對於東西兩方面的文明，都有極清楚的觀察，和極透闢的論斷。其中有些說話到現在已是應驗了，有些說話，雖然隔得已久，到如今還只是嶄新的預言，仍可以幫助我們推測遠東的將來。

第四：本書更有若干處，專論我們中國人，我們尤其應該看看這位了解東方的西方評論家，對我們有些什麼觀念，而我們對之更有些什麼感想。

爲了這幾個原故，所以我不揣謏陋，就於去年暑後，着手繙譯這書。只因其他工作排定了沒有充分的餘暇，所以到現在纔脫稿。至於小泉文字的優美，普通的評論也富於文藝的色彩，那尤其是我們應該滿意於本書的。

胡山源，十九年，一月十四日。

原編者序

小泉八雲在心的序裏說，『這本書大都講的是日本內心的而非外表的生活，』這時他開始了他那一切關於日本的著作。本書選訂的目的，是要集合他對於這種內心生活最好的傑作，——那些的確能使他成爲日本與日本人惟一說明者的文章。

落合貞二郎一九二八年，二月，在東京。

日本與日本人

目錄

日本文明的天性·····	一
柔術·····	二七
遠東的將來·····	七九
一個守舊者·····	九七
困難·····	一二九
奇異與魔力·····	一三三
忠義的宗教·····	一四九
關於永久的女性的·····	一六七

關於祖先崇拜的幾個思想……………二二三

靈魂先在的觀念……………二二九

日本與日本人

日本文明的天性

自心——一八九五——

引言

許多人以心爲小泉八雲著作中最有力量的傑構，這是確然不容懷疑的事情，本篇便是這書中的一篇。寫成本篇的地點是神戶，那時他是神戶年鑑編輯部的一份子。那時他漸漸的不注意日本國內表面上的事情，而只用他的全力，專爲『事物的中心』作說明。

『我想這是在神戶，威德摩夫人（Mrs. Wetmore）寫着說，『他達到了他最高的理智程度。在他的感覺敏銳中，他就寫明了這篇。』日本文明的天性，裏面充滿着紐約城

(New York City) 可驚的描寫，和東方世界難於捉摸的心靈上精微的觀察。】

一

從未損失過一條船，打過一次敗仗的日本，曾將中國的勢力摧毀過，造成了一個新朝鮮，將伊自己的領土擴大了，使東方的政治方面，全部變了顏色。這種使人驚奇之處，似乎是在政治方面，而格外可以驚奇的，卻在心理學方面；因為這代表着一種極大力量的發展，從來爲國外所不知道的——是一種程度很高的力量。心理學家都知道，所謂『西方文明的採取』三十年來對於日本人任何器官或能力的腦筋中，素來所沒有的，並沒有加添什麼。他也知道，這在日本民族心智的或道德的性格上，並不能算作一種突然的變化。所有的變化，都不是在三十年中所造成的。轉運來的文明，工作得要比較的慢些，必須要有數百年的光陰，纔能產生出若干永久的心理學上的結果來。

就在這種光明中，日本成了世界上最非常的國家，而在伊『西方化』的全時代中，最

奇妙的，乃是伊的民族腦筋，竟能擔任得下這樣重大的一個震動。可是在人類的歷史上，事實固然是這樣了，究竟在實際方面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原來這無非將已有的思想之機能加以一部分的改組罷了。在千萬個勇敢的少年心思看來，便是死也不要緊。西方文明的採取，並不像一個沒思想的人所想像的那樣容易。這是很明白的，代價很大的心力上的整頓，只在民族顯出特種力量的趨向上，得到良好結果。因此，西方實業發明的應用，在日本人的手掌中，顯出了極好的成績——根本着他們民族所熟習的種種技術，產生了卓越的結果，許多年來，另是一種面目，格外的精巧。沒有什麼變化，——至多不過是將舊能力改成了新能力，達到了較大的範圍。種種科學的職業，也可見出同樣的情形來。有幾種科學，例如藥學外科（世上沒有比了日本人再好的外科醫生）化學，顯微鏡學，日本人的天性是自然而然的適合的；在這些事上，成績的驚人，世上早已有口皆碑了。戰爭時和國家有什麼大事業時，他們更顯出了奇妙的能力；不過在他們的歷史中，他們最著名的，還是他們軍事政治的大能力。然而外國的趨向，對於他們的民族性，並沒有成功什麼偉大之處。例如在西方音樂，西

方藝術，西方文學這許多研究方面似乎不過浪費光陰罷了。（註一）這些事情，對於我們的情緒生活是非常重要的，對於他們日本人的情緒生活，卻沒有這樣的重要。每一個切實的思想家，都知道個人的情緒，要用教育來轉變是不可能的。想像那一個東方民族的情緒性格，會能在短短的三十年間，因和西方思想接洽之故而能轉變的，那簡直不合理。情緒生活，比了理智生活更根本，更深刻，決不能因環境的改變，而有所突然的不同，正像鏡子的表面，不為種種反映所改變一樣。所有日本所以能有這種不可思議的成績的原故，都不是自己的轉變；那些想現在的日本，在情緒上，已比了三十年前更和我們接近了的人，完全不知道科學上確切不可移的事實。

同情是為理會所限制的。我們同情的程度，以我們的理會為標準。一個人可以想像他和日本人或中國人表同情；但是同情的程度，決不會超出普通情緒生活中幾點極簡單的小範圍——就是孩童和成人一般的幾點。更複雜的東方感情，是由祖先的和個人的經驗結合而成的，和西方生活，並沒有真正顯著的連帶關係，因此我們也不能完全了解他們。反

過來說，日本人，雖然他們願意，也不能給歐洲人以最好的同情。

可是西方人一方面始終不明白日本理智或情緒（兩者本是混合的）生活的真面目，一方面他也始終要想像日本生活比了他自己的生活，是很渺小的。這固然是文雅，這固然含着極為珍貴，極有趣味的可能性；可是這又何等的渺小，比較起來，西方生活，似乎是超自然了。因為我們必須判斷着可見可量的實物。這樣判斷起來，西方和東方的情緒與理智方面，是怎樣一個不同的對照呀！日本京都街上，無非是輕飄飄的木頭建築，而巴黎或倫敦的大道上，則到處非常的堅實，是常見的事。試將東方和西方，對於牠們的夢想，願望，和感觸所發表的言論和著作，加以比較——天主教大禮拜寺之與神道教廟宇，凡提（Verdi）的歌劇，或華格納（Wagner）的三幕劇之與藝妓的登場，歐洲敘事詩之與日本小詩——在情緒的卷帙，想像的能力，藝術的綜合這種種方面，相差的距離，真是不可以道里計！真的，我們的音樂實在是近代的藝術；不過回顧着我們的已往歷史，創作能力上的分別，不是不顯明的，——不一定是在有雲母石的圓形戲場，和屬地遍天下的偉大的羅馬時代，也不一定

是在雕刻達到神聖，文學達到絕頂的希臘時代。

由此，我們可以談到日本勢力突進中的另一件奇妙的事實了。伊在生產方面和戰爭方面，所顯出來的那種偉大的新力量，所有物質的表徵在那裏呢？沒有什麼地方！我們在伊的情緒和理智生活上所找不出，在伊的實業和商業生活上也找不出——偉大！土地還是和從前一般；牠的表面上，因明治維新而增加起來的，並不算多。小規模的鐵道和電桿，橋梁和隧道，在那歷古以來，青蔥滿目的原野中，差不多沒有誰能注意到。所有的城市裏，除了通商的口岸和小部份的外國人居留地之外，要想在街上找出那並列成行的綠樹，以求出一些西方思想的影蹤，也很令人難得。你可以作深入內地二百哩的旅行，你決不能看見什麼新文明的大發展。你也不能在什麼地方找出巨廈巍峨的大貨棧，以示商業的雄心，也不能找出基地數十畝，用着機器的大工業。一個日本城市，還和十世紀以前一般，僅僅比了竹籬茅舍的村野，略勝一籌——的確是風景美麗的，和紙糊的燈籠一般，玲瓏而脆弱。不論何處，沒有什麼大的擾動和喧嚷——沒有熱鬧的交通，沒有隆隆之聲，與轟轟之音，沒有急如

星火的匆促。倘使你願意，你在東京城裏，也能享受到鄉村的生活。這種使人看不見或聽不見的新勢力，現在正在威嚇着西方的商業，改變着遠東的地圖，不禁令人發生着奇異，我甚至要說妖妄的感覺。當你跋涉了數哩的寂寞長途，到了什麼神道教的菴宇，而所見的只是空虛與孤零時，你差不多就要感覺到——只是一件渺小荒涼的木建築，在千年的暗影中發着微斑。日本的力量，和伊那古信仰的力量一樣，用不着什麼巨大的物質宣示；牠們的所在地，就是那不論那一個大民族真正最深力量的所在地——在那『民族的靈魂中』。

二

我默想起來，一個大城市的記憶，就回到了我的腦筋裏——是一個壁壘聳天，鬧聲如海的城市。那種鬧聲的記憶；先回轉來；然後是看見的景象；一條深壑，那是一條街，嵌在羣山之間，那是房屋。我倦了，因為我在那些石工所造的峯巒中，已經走了許多哩路，已經好久沒有踏着一片土——只有石片——已經沒有聽到什麼別的，只有暴亂的轟雷。在那極大的街面之下，我知道另有一個非常的空闊世界：組織重重，千頭萬緒，管理着水和汽和火。街的

兩邊，有許多窗戶層層的屋面高高的對峙着——這是遮住日光的建築之懸崖。上面慘淡的一片青天，被密密的蛛網割得粉碎——這是數不清的電線網。右邊那一區宅子中，住着九千個靈魂；房客們每年所付的租金是一百萬圓。稍遠的一區所值的錢，總在七百萬元以上——這樣的區域，也不知有多少哩。鋼鐵梯和水泥梯，銅梯和石梯，裝着最重的欄杆，扶搖直上，高至數十層；可是從來沒有足跡踏到牠們過。用着水力，用着汽，用着電，人人上下自如；對於肢體的應用，這些高度太眩人了，距離太大了。我的朋友，住在相近的一個巨宅的十四層樓上，房金是五千元，從來沒有踏過他的梯子。我因為好奇心的原故，就獨自步行着；如果正經的講來，我是不應該步行的：空間太闊了，時間太寶貴了，對於這樣慢慢的努力——人都是用汽力從這地到那地，從家到辦公室的。高度太大了，聲音傳不到；命令的授受，都是藉着機器。藉着電氣，遠遠的門戶開放了；輕輕的一觸發，百間屋裏都亮起來熱起來了。

所有這些巨大，都是艱難的，令人目瞪口呆的；這是達到堅固耐久的利用目的，應該用着算學力量的巨大。這些高樓大廈，商店工場，不論是描摹得出或描摹不出的，都不是美麗，

不過是不祥。誰感覺到這些創作牠們的巨大生命，是沒有同情的生命；這些發揚的浩漫力量，是沒有憐惜的力量，誰也要感覺到沮喪的。牠們是新實業時代建築的宣示。車走如雷聲之中，人足和馬蹄如暴風之中，沒有一些休止。問一句話，必須盡量的呼喊。被問者方纔能聽得見；在那樣高壓力的聲浪傳達中，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行，都必須要有經驗。不習慣的人，免不了要有住在狂風大浪，驚波怒濤中的感覺。可是所有這些都還是個秩序。

怪奇的街道，藉着石橋網橋，跳過了江河，跨過了海口。目力所極的地方，桅檣紛紛，繩索成網，將那石工造成，如懸崖絕壁一般的岸邊，遮得密不通風。森林中的樹木，樹木的枝幹，比了那樣令人目眩心駭的長桿短檣，真顯得貧薄，真顯得稀疏。可是所有這些，都還是個秩序。

三

總而言之，我們的建築要耐久，而日本人則要無常。在日本普通用物中能有耐久觀念的，實在沒有多少。每次旅行的途程上，草履破了又換了；身上的衣服，用幾塊布鬆鬆的一縫，便可穿著，簡單的一拆，便可浣洗；旅邸中的新客人，每次可以用到新筷子；窗戶上和牆壁上

的糊紙，只顧目前之用，一年至少換兩次；蓆子每年秋天換一次新的——所有種種這些事情，不過是日常生活中無數小事物的略舉一二，都可以顯出他們無常的滿足來。

一個普通日本住所的故事是什麼呢？早上，我離家走過那下一條街和我所住的街交叉處，我看見幾個人在那邊一塊空地上，將竹竿豎了起來。五小時之後，我回來了，我看見那原地上，已有了一座二層樓房屋的骨骼。明天的下午，我看見牆壁差不多要完工了——爛泥和蘆簍。傍晚的時光，屋頂已經完全蓋好。又明天的上午，我看見蓆子都已鋪好，裏面的粉飾，也已完工。五天之內，這房子就完全造好。固然，這是一座便宜的宅子；比較優美些的，免不了還要多費些時間。不過日本的許多城市，大部份都是這種普通房屋組織成功的。牠們既便宜而又簡單。

我第一次注意中國式屋頂弧形，猶存游牧時代篷帳的遺跡，我已記不清在什麼地方了。這個思想，常常纏擾在我的心中，自從我已忘卻了所從找得的書本以後，我第一次在出雲看見了神道教古廟的特殊建築；在牠的山牆和屋簷上，都有奇異的十字形的突出物體，